

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

勞 幹

紙是中國人的發明，和埃及紙草的紙，在文獻上或理論上，並無任何的相關。因為中國人是發明蠶絲的民族，紙的製造，就從蠶絲衍化出來。中國的蠶絲，發明甚早，李濟之先生在西陰村遺址，已經發現過半個蠶繭。這是很清楚的，將破碎的蠶繭，黏着到一塊兒，遠較將蠶絲抽出來織成縑帛爲價廉。紙的發見和製造，就應當從這一個原理出來。

紙字是絲，顯然的和蠶絲是有關係的。說文糸部：

紙，絮一箔也。從糸氏聲。

段玉裁注云：

箔應作笱，笱下曰激絮簣也；激下曰於水中擊絮也。……按造紙昉於漂絮，其初絲絮爲之，以笱荐而成之；今用竹質木皮爲紙，亦有緻密竹簾荐之是也。

關於漂絮這一件事，又見於莊子逍遙游。

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泚泚統爲事。

郭象注云：

其藥能令手不拘坼，故常漂絮於水中也。

陸德明音義云：

泚普歷反，統音曠。小爾雅云：『絮細者謂之統。』李云：『泚泚統者，漂絮於水上，統絮也。』漂四妙反，韋昭云：『以水擊絮爲漂。』

史記淮陰侯列傳：

信釣於城下，諸母漂，有一母見信飢飯信，竟漂數十日。

集解引韋昭曰：

以水擊絮爲漂，故曰漂母。

照這樣看來，漂絮是一種長期的或臨時的職業。

漂絮既然是一種職業，可見這一類的事，在當時需要比較普遍，那就不得不從絮的性質上來求解釋。說文糸部：

絮敝縣也，從糸如聲。（大徐本作絮）

段玉裁注云：

縣者聯敝也，因以爲絮之偶。敝者敗衣也，因以爲孰之偶。敝絲，孰縣也。

是之謂絮。凡絮必絲爲之，古無今之木縣也。以絮納衿衣爲袍曰褙，亦曰裝褙，以作著，以麻縑爲袍亦曰褙。

又說文糸部：

續絮也，從糸廣聲。春秋傳曰：『皆如挾續。』統，續或從光。

段玉裁注云：

玉藻『續爲繭』，注曰：『續今之新縣也。』按鄭釋續爲新縣者，以別於縑之爲新縣及舊絮也。許則謂續爲絲絮，不分新故，謂縑爲麻緋，與鄭絕異。

又說文糸部：

綰治敝絮也。從糸店聲。

又說文糸部：

繫繫纒也，一曰惡絮，從糸戢聲。

段玉裁注云：

一曰猶一名也。繫纒讀如谿黎，疊均字轉爲緯纒，緯苦堅切。廣均十二齊一先皆曰『緯纒惡絮』是也。釋名曰：『煮繭曰莫，莫幕也。貧者著衣，可以幕絮也。或謂之牽離，煮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絮也。』……大徐本古詣切非也。此字之本音見周易釋文云，直作戢下糸者，音口奚反。集均繫牽奚切，引說文『繫纒今惡絮』，陸德明，丁度非不言之憐然也。而六朝以後，舍系不用，而段繫爲系，遂使繫之本義，蕪蘊終古。至鼎臣奉敕校定此書，亦經云古詣切，何淺率若此，尙自謂用唐均，不知唐均霽均之繫，非許書之繫纒也。十六部。

又說文糸部：

纒繫纒也，從糸虍聲，一曰維也。

以上和漂絮，絮，及敝絮有關的字，共有：絮、纒、紙、紕、繫、纒六個字。在說文中，便是按着絮、纒、紙、紕、繫、纒六個字先後的次序排列着。說文中各字次序的排列，大都是有意義的。紙字在這幾個字的中間，顯然和其他的五個有若干的關聯。

照明宋應星天工開物說：

凡取絲必用圓正獨蠶繭，則緒不亂。若雙繭，併四五蠶共爲繭，擇去取綿用。或以爲絲，則粗甚。

凡雙繭，并繰絲鍋底零餘，併出種繭壳，皆緒亂不可爲絲，用以取綿。用稻灰水煮過（不宜石灰。）傾入清水盆內。手大指去甲淨盡，指頭頂開四箇。四四數足，用拳頂開。又四四十六拳數，然後上小竹弓，此莊子所謂泔澣統也。湖綿獨白淨清化者，總緣手法之妙。上弓之時惟取快捷，帶水擴開。若稍緩水流去，則結塊不盡解，而色不純白矣。其治絲餘者，名鍋底綿，裝綿衣衾內以禦重寒，謂之挾纒。凡取綿人工，難於取絲八倍，竟日只得四兩餘，用此綿墜打線織湖紬者，價頗重。以綿線登花機者，名曰花綿，價尤重。（按宋陳夢農書已有『煮爛作絮』之語，又元王楙農書及明徐光啓農政全書亦略與宋同。）

這是明代的造絮法，現在還差不多。只是他有幾個誤會。

第一、泔澣統是漂絮，據淮陰侯傳，漂絮是在城下的河中，和宋氏所說的清水盆中，並不一樣，所以古代不見得是用手指、拳、和竹弓來頂。

第二、鍋底的絮不是纒。說文別有一字，即：『桂，繭泔桂頭也。從糸圭聲。一曰以囊絮凍也。』與此不同。

所以還不敢說明代以來做法，是與古代相同。只能從明代的做法，來推想古代的大致。因爲蠶繭有膠，非煮不能撕開，明代如此，古代亦必如此。但明代和現代是在盆內用手來撕，而古代卻是在河內放在蓆子上來擊（見前紙字段玉裁注。）現代用手來撕的絲綿，當然是輕而煖，古代放在蓆子上來擊的絲綿，當然比較重而凝結了。並且在蓆子上來擊，剩下的殘餘黏在蓆子上的，從水裏取出蓆子之後，一定有

一片一片的薄片，這就是說文所說的紙了。

在西漢時代，傳說已經有紙了。漢書九十七下趙皇后傳：

兒生八九日，後三日，客復持詔記，封如前予武。中有封，小綠篋，記曰：『告武以篋中物書，予獄中婦人。武自臨飲之。』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，曰：『告偉能努力飲此藥，不可復入，女自知之。』偉能即宮……宮飲藥死。顏師古注云：

孟康曰：『蹏，猶地也，染紙素令赤而書之。若今黃紙也。』鄧展曰：『赫蹏音兄弟閱牆之閱。』應劭曰：『赫蹏薄小紙也。』晉灼曰：『今如薄小物爲閱蹏，鄧音應說是也。』師古曰：『孟說非也，今書本赫字或作擊。』

王先謙補注云：

沈欽韓曰：『玉篇觸覬赤紙也。』周壽昌曰：『據此西漢時已有紙可作書矣。赫狀其色赤，蹏狀其式小，孟說未爲非也。』

顏師古只說孟康的解釋不對，卻未曾說出所以然。因此周壽昌要來替孟康辯護。現在看來，孟康的解釋大概是錯誤的。因爲赫蹏即擊蹏，又即閱蹏。這和說文的繫蹏顯然同爲一物。擊與繫都從擊得聲，蹏與蹏都從虎得聲，其可以互通當無問題；又閱與繫本屬同部，聲類亦近，應可互通；赫與繫雖相去稍遠，但均爲收k之入聲；且有鄧展注出音閱之音，亦可證明漢人的音讀，藉知和繫字相關。因此，要解釋漢書的赫蹏，不如認爲即係說文所說的惡絮（亦即敝絮）做的紙比較清楚些。赫蹏之原義既當爲敝絮，那就『蹏』訓地，『赫』訓赤，是孟康的望文生義，而顏師古所說的『孟說非也』是對的了。

紙既由絮造成，所以御覽六百五引服虔通俗文『方絮曰紙。』正是紙的初義。方絮亦即方形的繫蹏，亦即方形的赫蹏。絮作成方形是黏成的，帛作成方形是織成的，所以方絮不是方帛而是方紙。（又劉熙釋名：『紙砥也，平滑如砥石也。』釋名全書好以音爲訓，在此處紙砥也一語，在古音是不能相通的，這一處所用的只是漢人平常所用較寬的韻讀，未足據爲典要。但平滑如砥石一語，卻可證明漢人的紙是求其光滑。）因此我們可以意想到漢成帝宮中的赫蹏，是一種壓緊或者是黏緊的方絮，寫上字再包上藥，裝盛匣子裏面的。此物爲大內之物，非出寒素，也可見到

是加工的廢絮，而精美到可供奢侈君主漢成帝的御用了。

到了後漢時代，紙已經漸漸的不僅用在包裹藥品等小的用途上。經傳也用紙來寫了。後漢書六十六賈逵傳：（按此文僅見於後漢書，是否被范蔚宗增飾，待證。）

肅宗立，降意儒術，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。建初元年（七六年）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，南宮雲臺。帝善逵說，使出左氏傳大義，長於二傳者。逵條奏之。……書奏，帝嘉之，賜布五百匹，衣一襲。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，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。（注：『竹簡及紙也。』）

許慎是賈逵的門徒，許冲上說文書曰：『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，本從逵受大學。』所以賈逵用紙來寫的左氏，許慎不應該不知道。但說文解釋紙字，只有『紙，絮一箔也』一個意義，並無縑帛的解釋，可見賈逵所有的傳文紙質，也就是許慎所解釋的紙質，亦即賈逵同時的紙，和漢成帝時的紙，同樣的是黏的絮，而不是織的帛。

說文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（一〇〇年），其時已有紙字，並有『紙絮一箔也』的解釋，再加上成帝時的證據，可知西漢末年，東漢初年，已經有紙了。中國有紙相傳為蔡倫所造，蔡倫在元興元年（一〇五年）才正式奏上所造的紙，因而天下才應用蔡倫的紙，事在說文成書之後的第六年，所以蔡倫對於紙，應當是改進的人而不是始創的人。再參考西洋人現代的發明史，最後成功的人大多不是草創的人，那蔡倫的紙以前還有一個前期，那也不足怪了。

敘述蔡倫事蹟最詳的是范曄的後漢書，范曄死於元嘉二十二年（四四五年），此書列傳的寫定在元嘉二年間（四二五年。）其後漢書七十八宦者傳說：

蔡倫字敬仲，桂陽人也。……建初中（七六年——八三年）為小黃門。及和帝即位，轉中常侍。倫有才學，盡心敦慎，數犯顏匡弼得失。後加位尚方令。永元九年（九七年），監作祕劍及諸器械，莫不精工堅密，為後世法。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，其用縑帛者謂之紙，縑貴而簡重，並不便於人。倫乃造意用樹膚，麻頭、及敝布，魚網以為紙。元興元年（一〇五年）奏上之，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從用焉。故天下咸稱『蔡侯紙。』

但這一段是從幾個來源來的。太平御覽六百五云：

東觀漢記曰：『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，所謂蔡侯紙也。』（類聚五十八

同，書抄一〇四引東觀記云：『蔡倫典作尙方作紙』）

董巴記曰：『東京有蔡侯紙卽倫（脫一紙字）也。用故麻名麻紙，木皮名穀紙，用故魚網作紙，名網紙也。』

王隱晉書曰：『魏太和六年，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，其中部「紙今（脫一帛字）也，」其字從巾。古之素帛，依舊長短，隨事截絹。枚數重沓卽名幡紙，此形聲也。後和帝元興中，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到作紙，故字從巾，是其聲雖同，系巾爲爲殊，不得言古紙爲今紙。』

又北堂書抄一百零四引張華博物志：

漢桓帝時（案桓字誤），蔡倫始擣故魚網以造作紙。

初學記三十一紙部敘事：

釋名曰『紙砥也，謂平滑如砥石也。』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，隨事截之，名曰幡紙，故其字從系，貧者無之，或用蒲寫書，則路溫舒截蒲是也。至後漢和帝元興，中常侍蔡倫到故布擣抄作紙。又其字從巾。東觀漢記云：『黃門蔡倫典作尙方作帛，所謂蔡侯紙是也。』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，其中部云：『紙今帛』則其字從巾之謂也。（見漢記及王隱晉書。）一云倫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。後人以生布作紙絲縷如故麻紙，以樹木皮作紙名穀紙。（見董巴記及博物志。）

從以上各條看來，太平御覽條分縷析，最爲清楚。但是頗有誤字，並漏去博物志中一條。初學記將材料混到一塊兒，使人看不出史料原來面目，但是誤字甚少，可以校正御覽和書抄之誤。現在看來，各書所引的東觀記，只有『黃門蔡倫典作尙方作紙，所謂蔡侯紙也』一語。因此在東觀記中的本文無論如何省略，蔡倫作紙時只是小黃門加尙方令而非中常侍加尙方令。據司馬彪的百官志，尙方令只是六百石官，和小黃門同秩。小黃門加尙方令是一個榮譽，而中常侍就不需此了。當然蔡倫後封龍亭侯，其時必已爲中常侍，但造紙時卻未必任中常侍。這一點異文，范蔚宗應當是據他家後漢書，而不是據東觀記的。因此東觀記可能未給蔡倫立傳，後漢書蔡倫傳中的文字，一定有若干竄改和增定，出於魏晉以來的史家，不當屬於東觀記的原文。再看以下的一段，卽：

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，其用縑帛者謂之紙。縑貴而簡重，並不便於人。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爲紙。

關係於造紙的歷史，非常重要。假若東觀漢記果有此文，那就類書中關涉及於造紙的應當首先徵引到。然而卻不如此，只引些『黃門蔡倫典作尙方作紙，所謂蔡侯紙也』一段。語氣輕重顯有不同，可見並非東觀漢記的原文。再對照王隱晉書，便知『其用縑帛者謂之紙』，是出於王書的『古之素帛，隨事截絹，枚數重沓，卽名幡紙』一段，而對照董巴輿服志，便知『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爲紙，是出於董記的『東京有蔡侯紙，卽倫也。用故麻名麻紙，木皮名穀紙，用故魚網作紙，名網紙也』一段。范蔚宗的後漢書誠然比東觀漢記多加了史料，但可惜的是王隱晉書已經有了誤會，范蔚宗作史時再加上史筆和潤色，因此這一篇的可信程度就不免打一個折扣了。

綜上所述，關於紙的發明一件公案，可以作下列的假定：

甲、早期的紙是用絲絮黏成的，也就是所謂赫蹏，在西漢的晚年已經有了。

乙、在明帝時經傳已經用紙來寫，這當然不是薄小紙的赫蹏，而是赫蹏以外的紙，很可能已經用絲以外的材料造紙了。

丙、到和帝的晚年，蔡倫爲尙方令，始採用魚網造紙之法。因此造紙之法更加進步。

這樣對於一切的史料才不致互相衝突的。

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，便是後漢紀和帝紀：

永元十四年，冬，十月辛卯，立皇后鄧氏。……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，器物皆飾以金銀。后不好玩弄，珠玉之物不過於目。諸家歲供紙墨，通殷勤而已。

此段在通鑑中曾經援引，只稍爲改動了一些：

永元十四年冬，十月，辛卯，立貴人鄧氏爲皇后，后辭讓不得已，然後卽位。郡國貢獻悉令禁絕（原注：漢郡國貢獻，進御之外，別上皇后宮。）歲時但供紙筆而已。

胡三省注引毛晃的話說：

楮籍不知所始。後漢蔡倫以魚網木皮爲紙。俗以爲紙始於蔡倫，非也。案前書外戚傳已有赫蹏矣。

這和史繩祖的學齋拈畢說：

蔡倫乃後漢時人，而前漢書外戚傳云：趙婕妤，赫蹏書，注謂『小紙也』（原書應劭注），則紙已見於前漢，恐非始於蔡倫，但倫所造精工於前世，則有之耳。

也和這意思差不多。

今按鄧后立時的永元十四年（一〇二年），正是蔡倫奏上所造紙永興元年（一〇五年）的前三年，這時鄧后罷免一切的供奉（見後漢書十鄧皇后紀），只留了紙墨也可見鄧后對於紙墨是有特別愛好的。（范蔚宗鄧后紀記載鄧后事較詳，只是對於紙墨卻一字不提，那是范氏以前的後漢書爲袁宏所據的曾經說到紙墨，到范氏因爲和蔡倫造紙一說衝突，將這兩字刪去了，這正是所謂史裁。由此看來修的好的史書有時反而不能保存史料的原狀，這也就是新唐、新五代、新元、遠不如舊書的大原因。以此而推也可見後漢書有時頗不足恃了。）因此蔡倫造紙的成功，很可能和鄧后的好尙有若干關係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秋天，我和石璋如先生在額濟納河沿岸清理 Folke Bergman 所發掘過的遺址，在 Bayan Bogdo 山南，名叫 Tsakhortei 的烽燧下，掘出了一張漢代的紙，這張紙已經揉成紙團，在掘過的坑位下，藏在未掘過的土裏面。到了李莊之後曾經請同濟大學生物學系主任吳印禪先生審定，認爲係植物的纖維所作。

根據中瑞考察團報告第四冊 (The Sino-Swiden Expedition, Book IV.) 第一百四十四面，F. Bergman 先生說 Tsakhortei 就是他發現過七十八根漢簡卷子的地方。這七十八根簡其中大部分是永元五年至永元七年的兵器簿，還有別一根是永元十年正月的郵驛記錄。其文爲：

入南書二封 居延都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封詣府封完 永元十年正月五日蚤食時時狐受孫昌



在居延發見的漢紙

這一張紙是在坑位下面的，即其埋到地下比永元十年的簡要早些。不過永元十年的木簡不一定就是永元十年埋到地下，當然還有再後的可能。這一張紙既然和永元的木簡在一個地方，那就他的時代也是永元十年的前後。

永元一共十六年，蔡倫的紙是元興元年造成的，假若這張紙也是永元十年的，那就在蔡倫造紙七年以前。然而七年以前的紙到七年以後才埋到地下，雖然烽燧中事簡，按情理不應當有，卻也不是不可能。假若真像過去傳說一樣，元興元年以前並無紙的痕跡，到這一年蔡倫才創造出來。那麼在京師的朋友，用了新發明的事物，寫信給邊塞屯戍的朋友，送給他見一見『市面』，那就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所以這張紙當然有在蔡倫造紙以前的可能性，但是也不是沒有在蔡倫造紙以後的可能性。只是大致就時代說，可以說是和蔡倫同時的。所以這張紙發現的意義，在他的本身，並不足為蔡倫造紙以前便已經有紙的充分證明，可是除這張紙以外尚有其他證據，那就對於這種證據可以加強些，而在紙質方面因為這張紙是粗、厚，而簾紋

不甚顯著的，也許對於早期的紙更進一層了解。從前斯坦因在敦煌烽燧曾發現過用中國字的紙，但是字很少，而 Bergman 報告中所稱的漢紙，按着照片分明有『亦集乃路』字樣，那就時代很晚了。

綜合上面所有的材料來說，在西漢晚年已有原始的絮紙「赫蹏」，到東漢以後，便有可以寫書的大型『紙』了。假若再有新的材料出現，也只能再推到西漢晚年或者有大型的紙，而不能否認蔡倫之前是有紙的。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例子，凡一個大發明的前身一定有若干未成熟的發明來做他的基礎。因此在蔡倫發明紙的一〇五年以前，當然可以有紙的製造。唐張懷瓘書斷云：

左伯，字子邑；東萊人，甚能造紙。漢興，用紙代簡，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。而子邑尤行其妙。

這是說前有蔡倫，後有左伯，都是推進造紙方法的人。他的話可以說還是有分寸的。也可見在唐代已經有蔡倫以前尚有紙存在的認識了。

附記：此篇曾由韓鴻庵先生夏作銘先生石璋如先生周子範先生閱過。又夏作銘先生和周子範先生並以 *Journal Asiatique* 1915 見示，其中 E. Chavannes 的 *Les Livres Chinois avant L'invention du Papier* 一篇曾提到絲絮和紙的關係。並此向諸先生致謝。

『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』後記

周 法 高

Horn 以爲波斯文中的漢語借字，也許有 “kāgad 或 kāgid (‘紙’)”。Hirth 曾說從波斯文得來的阿剌伯字 “kāghid”(‘紙’)可以回溯到漢文的“穀紙”。(古讀 kok-dz)。此說爲 Karabacek 和 Hoernle 所採。Laufer 反對此說。他認爲這個波斯—阿剌伯字(Persian-Arabic word)是借自一種突厥語(Turkish language): Uigur “kagat” 或 “kagas”; Tuba, Lebed, Kumandu, Comanian, “kagat”; Kirgiz, Karakirgiz, Taranči 和 Kazan, “kagaz”。這個字的來源可以從突厥語得到解釋；因爲在 Lebed, Kumandu 和 Šor, 我們有 “kagas”, 解作“樹皮”。此外，在印度(Indian)語中: Hindi “kāgad”, Urdu “kāgaz”, Tamil “kāgidam”, Malayalam “kāyitam”, Kannada “kāgada”, Kāçmīrī “kākaz”; 在印度支那(Indo-Chinese)語中: Siamese, “kadat,” Kanaurī, “kaglī”。(註一)唐禮言梵語雜名: “紙，迦迦里 kakari”，一本 ri 作 li，義淨梵語千字文: “kākali 迦引 迦哩，紙”。(註二)

以上諸語，恐與漢文“赫𦨇”諸詞有關。廣雅釋器:“𦨇𦨇謂之𦨇”，王念孫疏證:

廣韻引埤倉云:“𦨇𦨇，赤紙也”。漢書外戚傳，“赫𦨇書”。應劭注云:“赫𦨇，薄小紙也”。顏師古注云:“今書本赫字或作擊”。說文“繫”“𦨇”二字

(註一) 以上見 Laufer, Sino-Iranica P. 557—559, P. 610.

(註二) 見大正藏第五十四卷 P. 1233, P. 1201, 參看 Bagchi, Deux lexiques sanskrit-ohinois P. 287, 伯希和 (p.p.) 加按語云:『古畏吾兒語(l'ouigour ancien)好像是 kagdā. 蒙古語(le mongol) “qaγudasun”, “紙頁”(feuille de papier) 應該也無疑地加入這一組。』

注，並云“繫纒也”。赫蹏、擊蹏、繫纒，並與幪同。

案廣韻陌韻，“幪，赫”並“呼格切”；錫韻，“擊，古歷切”；霽韻“繫，古詣切，又口奚胡計二切”。齊韻，“幪，杜奚切，又呼雞切”；“蹏，杜奚切”；“纒，郎奚切”。此語上字都是舌根音的聲母 k 或 x，幪，赫又都爲收 k 之入聲字，“幪纒”則爲 d- 或 l- 聲母。周秦音：“繫，蹏，纒”收 -ieg，“擊”收 -iek，皆在支部；“赫”收 -āk，在魚部。“幪，蹏”有複聲母 dl- 的可能。（註三）kiek（或 xak）-diei（或 liei）與上述諸語音也相近。諸語後一音或爲 d, t, 或爲 l, 也恰與漢文的情形相同。拿 ka 對 -k 尾，也很常見，如梵文“kāśyapa”譯作“迦葉”以 -p 對 pa，“tuṣita”譯作“兜術”以 -t 對 ta；“kauśika”譯作“拘翼”，以 -k 對 ka；“brahmā”，譯作“梵”以 -m 對 mā，皆其例也。

至於此語來源如何，我還不敢斷定，說文解作“惡絮”，漢書注解作“紙”，Laufer 引突厥語，解作“樹皮”，其原始意義也不敢確定。不過此語已見於漢代的記載，而紙又是中國所發明，漢語中用雙聲或疊韻連語爲事物之名的也是數見不鮮。（註四）再說“紙”：廣韻“諸氏切”隋唐音：tɕiě，聲母 tɕ- 可能從上古 ɕ 或 t 變來。牠和“蹏蹏”等都屬上古音的支部。漢語中連語和單詞的轉變，也相當常見。若是沒有別的證據，我們似乎還無法假定漢語是借自以上諸語。在目前，假定諸語是自漢語假去，似乎可能性較大。

貞一先生囑爲短跋，忽忽不及詳考，不知別人已有此說否，尙祈指正！

（註三）參董同龢 上古音韻表稿。

（註二）集韻齊韻「幪蹏」條下即有「楚人謂蹏曰幪蹏」一條。